

湘江头条

湘女的多情，藏在湖湘传奇故事里

谷文彬



明 文徵明《湘君湘夫人图》(局部)100.8厘米×35.6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元 朱玉《龙宫水府图》 45.6厘米x43.3厘米 编本设色
取材于唐人小说《柳毅传书》的情节，为龙王率众侍从出门迎请柳毅的画面。

近日，周杰伦新专辑上线，其中有一首《湘女多情》，将地域文化写入了流行歌曲。作为广泛流传的地域文化印象，“湘女多情”是近代以来逐步形成的。但这背后，藏着一段又一段流传千百年的传奇故事。

在楚地湖南，我们的浪漫基因，藏在比“牛郎织女”更为古老的“二妃传说”里。产生于战国而成书于秦汉的《山海经》中记载：“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湘。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

真正为这个传说注入文学灵魂的，当属屈原。屈原的独到之处在于再诠释帝妃之爱情原型，丰富和扩大了二妃爱情悲剧的内涵。“沅有兰兮，思公子兮未敢言。”《九歌·湘夫人》那种爱而不得、若即若离的情感，成为湖南爱情文学永恒的主题。湘水之畔的执着等待，洞庭波上的无尽愁思，为“湘女”铺就了特有的浪漫深情底色。

刘向《列仙传》“江妃二女”条，讲述了郑交甫与“江妃二女”人神交往之事。与《山海经》中“左右手操蛇，多怪鸟”的二妃形象不同，此时的二妃已完全人格化、亲切化。她们带着神秘美妙的光环，以袅娜姣好的面容出现在缥缈氤氲的江汉水畔，情节曼妙，笔意美洁，想象丰富。小说家将人神之间的短暂遇合又永恒分别的惆怅迷惘之情渲染得淋漓尽致，颇有屈原《离骚》奇诡曼妙的遗风。

继刘向之后，张华、任昉等人继续叙述二妃传说，张华《博物志》和任昉《述异记》皆称舜死后，娥皇、女英两位帝女闻此噩耗，一路寻至湘水边，悲痛万分，她们的泪珠滴落到竹枝上，斑斑如血，便有了斑竹。此后，斑竹便成为二妃传说必不可少的元素，令这段传说更添几分凄美哀婉的

韵致。

至唐代，人们热衷于将神女世俗化，“二妃”也不例外。她们在小说中化身一变，幻化为尘世中的痴情女子。卢肇《箫复弟》中会弹古琴的箫复弟于“沅江口”访遇“二美人”，为其弹奏《南风》一曲，二美人听闻，掩面而泣，后被告知此二人实为舜之二妃。沈亚之《湘中怨解》发生在一个晓月朦胧的清晨，太学生郑生在洛桥下，邂逅了一位正在哭泣的女子。这位美丽的女子自称是一位孤儿，因受嫂子的虐待，决定赴水而死。郑生怜其孤苦无依，又爱其美貌，将她带回家，并起名为汨人。郑生家境贫寒，汨人常开箱取出精美绝伦、价值千金的金帛，换钱贴补家用。几年后，郑生将游长安，临行前夕，汨人向他坦陈自己是湘中蛟宫龙女，谪居人间，如今谪期已满，她必须离开。十多年前，郑生到岳州探望兄长，上巳日登岳阳楼，望着浩渺烟波，不禁悲从中来，思念汨人，作诗寄情。不想汨人忽然现身于波涛之中，回赠诗句以表对郑生的依恋。这对恋人在洞庭湖畔重逢，却随即又被风浪隔开，故事在哀婉的氛围中戛然而止。情、景、人在如诗如画的洞庭湖畔交互共情，共诉这一汪湖水般缠绵悱恻的爱情传奇。

在唐代关于“湘女”的小说中，最为精心构撰的是李朝威《洞庭灵姻传》。柳毅因科考不中，前往泾川访友途中，偶遇在荒野牧羊、备受苦楚的龙女。龙女泣诉遭遇，恳请柳毅代为传书，以求救援。他慨然应允，为其传书至洞庭龙宫。龙女的叔父钱塘君见信勃然大怒，即刻救回龙女，并强令柳毅与龙女成婚。柳毅却因传信本是急人之难，并无私心，更不满钱塘君言语傲慢，遂告辞离去。然龙女早已对柳毅心生爱慕，后化为人间卢姓女子，嫁与柳毅。最终二人移居洞庭仙

宫，过上幸福生活，得以长生不老。

在这些故事中，“湘女”不仅性情温柔，容貌美丽，而且多才多艺。其中，尤以《湘中怨解》里的汨人才情出众，她不仅能吟诵楚人《九歌》《招魂》《九辩》等篇章，还经常仿其格调作怨辞。辞藻绮丽绝伦，世间无人能及。

她拟骚体《风光词》：

隆佳秀兮昭盛时，播薰绿兮淑华归。

顾室美与处兮，潜重房以饰姿。

见雅态之韶羞兮，蒙长寓以丰。

醉融光兮涉游，迷千里兮涵泪涸。

晨陶陶兮暮熙熙，舞娉娜之秣条兮，骑盈盈以披迟。

配游颦兮倡曼弄，数流倩兮石发随。

既暗示了汨人的来历，强化了地域色彩，又营造出浓郁的抒情氛围，让楚辞与唐传奇巧妙融合，“颇得《九歌》遗意”。

此外，这些故事中的女性更有着忠贞不渝的高贵品格。《洞庭灵姻传》中的龙女便是典型，她在情感抉择中不看重物质、名利和地位这些外在因素，更青睐对方的人品，因此她发誓将心许之，非柳毅不嫁。最终几经周折，终于如愿以偿，与心上人相守。

唐人小说中的“湘女”群像反映了时人对理想爱情的憧憬、对美好婚姻的向往，以及对湖湘自然和人文地理的深切感知。通过人神之恋这种超现实主义的书写，传递出时人对“湘女”聪慧果敢、精诚执品质的期许和欣赏。

宋代小说家在承接前人的基础上，巩固并更新了时人对湖湘地区的地方认知和情感依附。比如《谭意哥记》讲述谭意哥因双亲亡故，家道中落而沦落风尘，却以出众容貌与过人诗才为时人所赞。后遇汝州人张正字，二人一见钟情，意哥托付终身之愿。然张正字迫于家庭反对，背弃前盟另娶新妇。意哥得知后，修书斥责

张生，随即闭门谢客，独自抚养幼子成人。三年后张妻病故，张正字重访意哥，她却道：“子已有室，我方端洁以全其素志。君宜去，无浼我”，尽显刚强自重之性格。最终张正字明媒正娶，二人夫妻偕老。

《王幼玉记》叙衡阳女子王幼玉，容貌与歌舞皆冠绝同辈，与豪俊之士柳富偶然相遇，彼此倾心相爱。后因幼玉之妹反对，柳富不敢前往相见，幼玉便悄悄前去私会，愿以身相许，并剪下一缕青丝相赠。柳富相思成疾，幼玉日夜思念，派人悉心照料。柳富病愈后以长诗相赠，后因亲人催促归乡，幼玉偷偷前去送别。然久盼柳富不归，幼玉终因相思成疾郁郁而终，魂魄来见柳富，留下“来世再会”之约。

《义倡传》则讲述秦少游被贬郴州，途经长沙，与一位歌妓演绎的生死缠绵故事。歌妓身属乐籍，通诗词、晓音律。二人一见如故，朝夕相伴。歌妓不仅以歌舞慰藉少游贬谪之愁，更常与他论诗谈文，彼此引为知己。然聚散无常，少游需继续南行。少游走后，她闭门谢客，誓不负少游。这一别就是多年，少游竟于藤县离世。歌妓步行几百里为少游吊孝，哀恸而死。

与唐人小说中的湘女形象相比，我们发现宋人笔下的湘女已从缥缈的仙女蜕变为尘世中的民女，甚至是身份低微的乐籍女子；但她们的性格之坚韧、气质之独特，较之仙女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们并未因身份低微而自甘沉沦，反而以卓越的才学、高洁的品格与端方的德行令人叹服——谭意哥凭借超群诗才赢得太守赏识，得以脱离乐籍；王幼玉面对达官贵人的追求不为所动，坚守本心。

宋人对至贞至纯“湘女”的塑造，暗含一种逻辑：身份卑微的女性尚且能以高洁之姿为世人所欣赏，那么身份原本就优越的士大夫又当如何自处呢？作者借讴歌“湘女”的贞贞来教化世人之意不言而喻。这一形象的塑造实则联结的是二妃刚柔并济、屈原忠直不迁的审美传统，小说家在作品中唤起了读者所熟稔的矢志不渝的爱情回声。而这种忠贞精神与历史沧桑感，正是湖湘地区特定的“精神结构”所在。因此，宋人小说家对“湘女”形象的塑造，不仅反映了湖湘地区本身，还反映了时人对此地的理解，保留着对某种特殊文化记忆的深切眷恋。

“湘女多情”的意象还在明清小说中多次出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白秋练》里的故事：洞庭湖上的白骥精白秋练，因听经商的慕生在船上吟诗，竟相思成疾。她的母亲将她送至慕生舟上，秋练“病态含娇，秋波自流”，慕生应秋练之请，吟王建“罗衣叶叶绣重重”，秋练病愈，二人随即“互相爱悦，要誓良坚”。后来慕生卧病不起，秋练为他吟诵“杨柳千条尽向西”“茜香香连十顷波”，慕生听罢一跃而起，笑道：“小生何尝病哉！”再后来，秋练随身携带的洞庭湖水耗尽，性命垂危之际，她恳请慕生每日为她吟诵三次杜甫的《梦李白》，以维系身体不朽。半月后，慕生的父亲带回湖水，秋练得以死而复生。

直至近代，仍回响着“湘女多情”的余韵。清末民初的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载了湘中将徐彭与梅姑的一段传说：邻家女子梅姑，因倾慕彭玉麟的才学，一心盼着能与他相守一生。奈何造化弄人，这段情缘终是未能圆满。梅姑带着遗憾离世，彭玉麟深感痛惜，发誓要绘制十幅梅花以作纪念。此事同样见于易宗夔的《新世说》。尽管《清稗类钞》的记载真假难辨，可彭玉麟自述以“梅痴”自许，现藏于长沙图书馆的《彭刚直公诗集》里，处处可见他画梅、咏梅的痕迹。世人称他的梅花为“兵家梅花”，把他的梅花画作与咏梅诗合称为“梅花百韵”，他的梅花画作上，常盖着一枚“一生知己是梅花”的印章。这让人体会到，你仍是我漫长余生里月光般的皎皎，是邂逅光阴里珍而重之的爱恋。

总之，在经历了“无数时光折叠、无数文字浸润、无数风流汇聚”之后，“湘女”已成为一个集诗与美、浪漫与深情、温柔与缠绵于一身的集合体。她们是毓秀山川孕育的灵韵化身，是文人诗性与理想的鲜活载体。经由历代文人不懈倾注的笔墨、想象、信仰与情感，最终在我们的文化中凝结成集体意识里的“湘女多情”，影响着后人对这片土地的整体认知。

（作者系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伟烈长垂青史

——访左宗棠墓地

谭仲池

闻知左宗棠墓地近期整修一新，我怀敬前往仰之。

3月25日上午，久雨初晴，阳光格外温暖。沿途经过的宽阔街道、层叠的高楼、纵横交错的立交桥、郊外的旷野、绿树掩映的农舍，展现出一派清新、生机勃勃的早春蓬勃景象。此情此景，牵动我浓浓的岁月乡愁，和对左宗棠喋血收复新疆的深沉记忆。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晚清重臣，政治家、军事家。出生于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左家垅(今金龙镇新光村)。少年家境贫困，他曾在给儿子孝威的家书中回忆“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尔母归我时，我已举于乡，境遇较前稍异，然吾与尔母及先世艰窘之状，未尝不泣下沾襟也。”生长在这样环境里的左宗棠，凭着自己尽心研读有用之书，渐次抵达“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宏志心境。

墓地坐落在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的一个山坡上。眼前整修如初的墓地，又增加了一片绿茵茵的草地和宽广的停车场。站立在石板台阶入口处的两尊石马和从原护墓老屋旧址泥土深处挖出的两只石羊，经擦洗修饰后，抖去了岁月尘埃，还其通体圆润透光的肌理。健步登上数十级石阶，“清太傅大学士恪靖侯左文襄公墓”便出现在眼前。伫立墓地石砌的平台，我仔细观察墓前置放的石桌、石鼓、石香炉，感觉有一股伟烈磅礴之气在胸中激荡。顺着墓山朝西北方向望去，眼前是一片望不尽的苍茫。两侧华表上雕刻的“汉业唐规西陲永固，秦川陇道塞柳长青”的对联，拨亮了我的眼睛，我仿佛看到天际泛起无边柳色，耳边响起了声声马蹄。

我们排成一行，向左公墓躬身行礼。

天之高，地之厚，江河之远，高山之巍，岁月更序，日月流光；惟有这左公墓，如其忠义魂魄，伟岸身躯，会永远立于山巅沉吟“宇宙古今融彻于心”“民乎于己”“衰年报国”的家国情怀。

从墓地归来，我们走进由民居改造的“左宗棠生平陈列室”。这栋典雅的两层展馆，氤氲着历史风云与边塞烽烟。在展室内细心浏览墙上图片、详尽的文字说明，柜中陈列的左宗棠著述和壁间历代名人对左宗棠的评语题词展卷，感受着“天地正气”带给人间间的无尽缅怀与精神烛照。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缪凤林先生所言：“自唐太宗以后，左宗棠是对国家主权领土功劳最大第一人。”“清光绪帝亦有颂词，称其‘伟烈长垂青史’”。

陪同我们登山祭拜的，已80岁高龄的黄志清老人，是黄氏家族第四代守墓人。他从1985年开始，已在这里守墓40余年。现在他又把接力棒传到了儿子手中。老人告诉我，自1886年1月23日左宗棠葬于此地(当时属善化县杨柏河)，他的先祖也从这年开始，自愿到这里守护墓地，至今140年。现在他儿子接班已经是第五代人。老人道：“我们这个家族，就是敬仰、敬重左宗棠，我们会教育子孙，世世代代守护下去，成为家族的忠孝文化传承与英雄崇拜的自觉行为。”

太阳移向了中天，万道霞光洒满山川。我看到山村农舍门前池塘边的柳树，抽出无数柔软绿丝线，在风里悠悠摆动。此时，让我想起了3年前为了创作电影剧本《左宗棠》，去探访柳庄的情景。

柳庄位于湘阴东乡柳家村(今樟树铺柳庄村)，是左宗棠32岁时，用教书积蓄的薪水购置田土，并由他设计监建的一座拥有48间房屋的砖木结构住宅。因挚爱柳树坚韧不屈的顽强



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上。(1875年俄国摄影师鲍耶尔斯基在兰州拍摄)

生命力，他起名“柳庄”。左宗棠迁入柳庄新居后，自称“湘上农人”。在这里开始了研习农事，深深舆地、兵书、荒政的农人生活。同时他根据种稻、种茶、种柳、植竹等实践，写出了《朴存阁农书》，这为他之后“置省开屯”“万里输官稻”“边疆种柳”“收复新疆”的雄伟大业奠定了基础。

我在柳庄的庭院内外信步徘徊。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池塘南北岸各有一株4人合抱的枫树和柞树，冠盖如云，树干如柱，人称“仙树”。就这两株左宗棠心仪的仙树，让我当时就想起了，至今倍感神奇而不知其解的“湘江夜话”。那是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1850年1月3日)林则徐从云贵总督任上告病回乡，途经长沙，舟泊湘江，约见左宗棠。

据史料记载，林则徐在船上看到比自己小27岁的左宗棠，便“一见倾倒，论为绝世奇才”。两人畅谈，舟中宴谈达曙无所不及，重点是“谈及西域时务”。与左宗棠告别时，林则徐将他在新疆收集整理的地理观察数据、中国守守计划、俄国对新疆的政治、军事动态等宝贵资料全部交给左宗棠，并深情嘱咐：“吾老矣，空有御敌之志，终无成就之日。老夫数年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而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今我的数十年心血献与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谁能想到，这一次“湘江夜话”26年后，已年至64岁的左宗棠，果然奉命率兵西征。最后他抬棺亲征，气壮山河，收复166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后又殚精竭虑，安定西陲。

这桩真实的历史事件，让我在创作电影剧本时，不止一次以案惊叹林则徐的识人大智与神妙预言。左宗棠赤胆柔肠，他在风雪边关，寄回柳庄的家书中袒露了自己的心情：“西事艰阻万分，人人忘而却步，我独一人承担，亦是欲受尽苦楚，留点福泽于子孙，留点榜样在人间。”默读此书，我不禁热泪盈眶。

下午的太阳更加温暖，灿烂的光焰把湘江两岸的城廓和宽阔林带，照得格外巍峨和葱郁。返回省城，穿过车水马龙的繁华街市，我又登上了东岸江堤，朝河西凝望。就想用目光去寻回当年林则徐与左宗棠夜话时，泊舟码头的旧影。可如今，江上帆影竞发，江面游艇如织，不再见古船踪影，只看到舱口灯火，仍在闪烁，激起我心潮逐浪，让我深切感觉浩荡湘江，涛声依旧。



左宗棠墓。

长沙市雨花区融媒体中心供图